

朱子大全

冊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雜著

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德明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卽大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籍書籍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己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譽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譽之子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

德王接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度也

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先君

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

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

之徒並受其義

程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

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

權變醫方解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

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知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脱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

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

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爲天子自號始皇帝

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

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故爲秦博士以秦

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

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真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

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九餘篇卽馬邠所注二十丸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肅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爲之說詳見本篇此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末暇論也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

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

曰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墓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百篇之序文合爲一篇共爲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卷減十二卷故但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減者汨作九共九篇橐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材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承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也今亡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漢書藝文志以爲孔子纂

書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間如康誥酒誥梓材之屬則與經文又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伊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亦未敢輕議且據安國此序復合爲一以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說見本篇云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

太子○今按此序不類西漢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所據未敢必也以其所序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

細考焉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說是也大抵書之詞語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撰鑾括閨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

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
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
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
共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
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三篇共爲三
十四篇并僞作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
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
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
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
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
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頤頤乃於前晉奏上其

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
疑卽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

所爲篇書是張霸
作者矣

珍倣宋版印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徧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

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

必穿鑿傳會於其難者云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爲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几上尊閣之所載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

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

此篇古文今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謂若者發語辭古人文字中多用之周書所謂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

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勲

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聰明也敬爲體而明爲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

也安安無所勉強之貌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強勉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

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業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勲者總言堯之德

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

寔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勲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忽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庶民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嘆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於是無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及物由近及遠所謂放勳者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兼命二氏四子作爲曆象以授民欲其紀數之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如後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入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入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此以下四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宅居也

嵎夷東表之地蓋官在國都而統治之方其極至此非往
居於彼也曰暘谷者以日之所出而名之也寅敬也賓禮
接之如賓客也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
日而識其初出之晨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
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
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晝得其中也蓋晝夜皆五十刻
春主陽故以晝言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殷中也仲春者
春分之氣蓋以日晷中星驗春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
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申命
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申命
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鳥獸希革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劉氏曰當云宅南
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
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
中祠日而識其景如周禮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
火謂大火夏至之中星也因析而又析也以分命和仲宅
氣愈熱而民愈散也希革毛希而革見也以分命和仲宅
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
夷鳥獸毛氈西謂西極之地曰昧谷以日所入而名之也
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
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此時亦晝夜各五十刻秋至陰且

避春之日中故舉宵以見日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虛星
秋分之中星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氈毛落更生
潤澤鮮好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昴以

正仲冬厥民隩鳥獸羨毛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冬亦主陰然無所避故直言日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昴星冬至之中星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羨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寶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今按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參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卽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反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歲乃倍其年而又反約

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帝曰咨汝義暨和朞
五年蓋爲近之而亦未爲精密也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咨嗟也嗟嘆而言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歲周三百

成數也釐治工官庶衆績功熙廣也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

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

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

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

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

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

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

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百四十分日之三百

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

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

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歲一閏則一

閏率則十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十五歲再閏則五

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五

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

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

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

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蓋其名實乖戾寒暑

反易既爲可笑而農桑庶務皆失其時爲害尤甚故必以
 餘置閏而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
 功皆廣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
 訟可乎此以下至鯀績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疇誰咨嗟
 論者將登而用之也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
 丹朱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
 嚩謂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
 於不善故爲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
 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
 時諸侯也蓋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
 不然姑存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儻功帝
 於此云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儻功帝
 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采事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
 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儻見
 也言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靜則能言而用之
 則違背其言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不可
 瞭與下文不相似疑有舛誤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
 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厥弗成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

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
壞包其四面也裏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
也極言下民其客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僉衆共
之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弗者甚不然之之辭方
逆也命上之令也言專任己意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
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
倖直是其方命敗類之證也岳曰則四岳之獨言也異義
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
賢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矣言無預
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
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嬪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朕古人
通號巽順而入之也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入居我之
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
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
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
賤也師衆錫與也蓋四岳與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鯀無
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嘗亦聞是人

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又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也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汭水北一說亦水名一說小水入大水也蓋山水皆自北來人可居處多在所交之北故舜所居在媯之汭也嬪婦也虞舜氏也謂其家也言治裝而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舜典古文有今文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實而充塞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官職之位也○今按孔疏梅頤奏上古文尚書孔傳之時已失舜典一篇又自此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故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以下文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